

古村落中民居建筑的精神诉求

万建中

[摘要] 古村落的核心景观和魅力是古民居。古民居建筑中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本文分析了古民居的建筑结构、艺术风格、观念寓意,展示其承载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文精神并与西方式建筑进行对比,旨在体现古村落中民居建筑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粹。

[关键词] 民居;古村落;传统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 (2012) 03-0098-03

古村落指的是形成于民国(1911年)以前,仍保持着原有的村落格局,有一批完好的明清风格的古民居,有较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村落,是农村聚落的省称,是中国农村建筑聚落的最小单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村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生活居住、生养繁衍的场所和进行各种生产活动、社会活动的基地。研究古村落,首先要研究村落,因为古村落存在于村落的汪洋大海中,它是村落的组成部分,又是村落中的精华,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古村落的核心景观是古民居,其主要魅力也在于古民居。江西是目前中国古村镇数量最多、类型最多样、保存相对完好的地区之一。江西古村多为两层,上层藏物,下层住人,大都青砖灰瓦,木架结构,石料为门,附设庭院,富豪者还横联纵进,至少旁加侧屋,后带倒厅。明式建筑的大门设在一

旁,成品字形厅,清式建筑的大门改置中央,成口字形厅。先搭屋架,后建屋墙,因而有“墙倒屋不倒”的优点。大多马头墙高耸,或四周高墙,以天井采光,完全可与徽派建筑媲美。江西古民居最普遍的形式是“天井”格局。各进皆开天井,天井是指上缘由屋顶四向的屋檐或墙壁组合构成,下底铺地面积大于井口,凿内池、留沟防、设路径、安石埠、置盆栽种种异制,都具有集水、纳阳、通风、采光、消防等多种建筑功能。雨水通过水视流入阴沟。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财不外流”。

如今,木结构成为判定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主要标准之一。古民居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不仅是因为木材是中国常见的材料,质地坚韧,触感良好,容易施工,而且还在于木结构造型轻盈,屋宇更有飞扬意味,配合厚重的山墙或外墙,兼具端庄活泼,符合中华民族中庸个性的审美心理。木结构建筑体

[收稿日期] 2012-05-15

[作者简介]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制的传统也折射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伦理本位特质，排斥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而着重引导人们注重现实世界的亲亲之爱。中国人诚然也有“长生不老”的欲望，但在文化主脉中，却很少有依赖物质以达到永恒的意向。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中国人也不希望建筑能永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所不同，一个以人为中心，一个以神为中心，也就是“人本”和“神本”、“物本”的文化概念。神和物都是永恒的，人却是暂时的，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下自然产生不同的选择态度和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坚持木结构建筑原则与此有很大关系。

古民居建筑最大限度地利用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便不是以单一的独立的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在严格对称原则下，各个建筑之间有机相联，构成多样变化又保持均衡统一的平面整体。在群体建筑的相互联系和配合中，又展示出空间序列的内在深化，通过复杂的柱、梁、檩、椽等建筑工艺，实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意境，形成一种具有深度空间的庭院或庭院式建筑形式。

古民居建筑的平面纵深构造的艺术风格同西方建筑不同。西洋式古典建筑以体势雄豪宏壮争胜。通过巨大的岩石堆垒与雕刻，以单体建筑自身的巨大穹顶、高廊伟柱，形成一种立体布局的壮伟城堡式建筑。八世纪以后的哥特式建筑最为典型。中西建筑在空间序列上展开的不同风格，折射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古民居建筑在空间序列上，以平面展开、相互关联、内在深化为特征，故而具有“庭院深深”的意境。与中华民族注重“关联与和谐”的意识以及内倾的性格相吻合。西方建筑在空间序列上的高向伸展与扩张，则反映了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发展的传统与外倾的民族性格。

中国民居建筑蕴含着一种生命常变的观念。在中国文化里蕴含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万物变动不居。中国认为人难免一死，死后会有下一代继承，下一代死后会有再下一代继承，自己有限的生命必须靠儿孙延续，因此没有儿孙被视为最大的不孝。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不同之处，中国人是要儿孙来纪念自己，不以房子来纪念自己；而西方人则常用建筑来纪念自己，因此外国人盖个房子，常用石头刻

字嵌在上面是很普遍的。在大学里想要募捐座建筑非常容易，但要募捐其他的资金则不太简单，因为每座建筑都有捐赠者的姓名，日后靠大学的持续，这姓名亦能保存久远。而中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因为传统民居木构房子雕刻无法持久，人们知道再华丽的建筑，时间都是有限而终会腐朽的。因此与时间竞争是无济于事的。任何建筑物过了一定时间就会腐朽，腐朽后需要更新。“百年大计”是后来西方传入的观念，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建筑与人生一样，不必过分努力期望它能永恒持续下去，生命是不会永恒的，建筑只代表一代的生命，随着代际更迭而消生，是很自然的。正如梁思成先生在《古民居建筑史》中所说：“盖中国自始自终未有如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永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如被服与马车，时得而更换之……”。房子就和衣服一样，穿破就应该扔掉，房屋并非了不起的需求垂之久远的艺术。这种不断变化的观念，就是不断求新。常保求新的观念是中國人在骨子里所赞同的，新的比较好，是因为新的会变旧，旧的会变老，老的会走向死亡，所以新了还要再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人的命运也是这样，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觉得事情是一直变动的且继续在变化之中。对“新”的美好的企盼和希望是一般老百姓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西方人希望建筑是一种永恒的纪念，这在早期《圣经》中即有记载，以石头建造庙宇或神殿里反映了永恒的观念，而后期所有的欧洲教堂建筑，也都体现了永恒的观念，即常用石头或砖为建筑材料。这一点与中国不一样，中国人喜欢用木头且一向以木头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农村，哪一家房子用的木头多，说明这家有钱，有社会地位。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认为木头是更容易腐坏的材料，石头是更结实的材料，用石头建造房子不容易垮。中国人认为，房子旧了就应该建新房子。有钱的人应该住新房，穿新衣服。新的才是喜庆的、充满希望的。这和西方人的观念完全不同，譬如在英国，如果哪一家拥有一座古堡，亦即是十三世纪骑士时代的建筑，会令人肃然起敬。所以，有钱的欧洲人都会以拥有一座建筑而自豪。在中国则恰恰相反，住老房子的被视为是没出息的；有出息的就该

拆掉老房子，盖栋又新又大的房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士大夫阶层把玩古玩之外，并没有保存旧东西的习惯。农村的庙宇，哪一座是新盖的，哪家香火就旺盛。所以中国人没有保持古建筑的习惯和观念。外国人说 china（中国）就是“拆儿那”，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旧墙上的一个白色的圆圈中写有一个白色的“拆”字。

中国民居之所以是一个建筑群，与传统的家产继承习惯法相适合。欧洲的城堡能持续多年，与其社会制度中的长子承袭有关。不论儿多寡一律由长子继承城堡，城堡上所刻的姓氏爵位，由一人承继而传袭下去。这种继承法保证了西方人建筑单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可是中国人家产的继承传统并非如此，多以众子平分为原则，或有偏爱亦以幼子为多。因此，房屋需有很多房间组成，长辈过世后，儿孙都有房子住。以防长辈不在时，儿孙为生存空间而互相争斗。

另外，古民居建筑与中国特有的一种人文精神有关。中国人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即便有宗教也是一种原始的宗教，祭拜只是为了满足现世生活的某种需求，并非严格意义的宗教。目前我国乡村庙宇之多，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数座，能说我们没有宗教吗？可这些庙宇和原始时代的大树或石头是一样的，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床有床神，厕所也有神，这些神都只是提供人们精神寄托而已，不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只是一种实际生活的延长。女孩子想生儿，她就去拜拜，拜后就希望兑现，如果她刚好生了个儿子，就拼命地向菩萨身上贴金；如果生

了个女儿，大概就不去拜了，等到下次想起来，再去拜另一个神。所以中国人精神寄托的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信仰。对建筑空间来说，由于中国人对人性的重视，故而在建筑的秩序结构中反映出人文社会的精神。民间庙宇建筑与住宅风格是一样的，只是一座华丽的住宅而已，神祇的排列组合，成为家族人伦等级的复制，庙宇中并没有令人敬畏的气氛，而是亲切的有求必应的。

同时，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并不重视自然环境，这是古民居建筑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环。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非常爱好自然、亲近自然；在诸多古典文献里，尤其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上，反映出中国人对爱好自然的向往，诸如山水诗，山水画等都是表现自然的，因此，中国文化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爱好自然的文化。但从建筑文化的角度看，并不是这样。其实，现代西方人比中国人爱好自然，他们建造别墅，考虑的第一要素是景观。如今，人们纷纷到郊外买别墅，选择风景好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安排房间的坐向，客厅要求设立“观景窗”。数扇窗户连起来，中间没有窗框，全是一片玻璃，坐在客厅看出去，户外风景就如同框画一般。这个“借景”手法在中国园林建造中很早就有了，但在建筑上，中国人无论是盖别墅或盖其他建筑，都不首先考虑景观。盖房子常常先找个风水先生决定房子的方位，而周边风景明明摆在前面却一点不能享受。传统盖房子的目的是寻求一个安心和安宁的居住空间，以求得家的兴旺和发达，而不是一个很美丽的景致。